

JingDuan MeiWen

精短  
美文

2018 中国  
年选系列



2018年  
中国  
精短美文精选

王剑冰  
/ 选编



贰 零 壹 捌

2018年

中国

精短美文精选



贰 零 壹 捌

王剑冰  
/  
选编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2018 年中国精短美文精选 / 王剑冰选编. -- 武汉 :  
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9.1  
(2018 中国年选系列)  
ISBN 978-7-5702-0736-7

I. ①2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68340 号

责任编辑: 张远林 黄文娟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装帧设计: 壹 诺

责任印制: 邱 莉 杨 帆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 17.75 插页: 2 页

版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52 千字

定价: 34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# 目 录

人在路上 / 徐刚	001
远眺华不注 / 李一鸣	005
津津有味的地方 / 高洪波	009
在花街上一意孤行 / 徐则臣	013
清华杂识 / 张映勤	015
建德喊江 / 韩小蕙	021
艺谈两则 / 田中禾	026
从山间小路到精神殿堂 / 庞井君	033
在瑞安学书法 / 陈世旭	037
有路的地方就能通往戏台 / 葛水平	040
黑麋峰的花花草草 / 王彬	044
屈原 / 洪烛	047
从红寨到鸡街 / 沙地黑米	052
理想生活 / 冻凤秋	057
长满阿凡提的大地 / 乔忠延	061
乔口古镇的豆子芝麻茶 / 俞胜	065

牛殇 / 黑丰	068
竹林下的童年 / 宓月	072
方成和相声 / 姜昆	074
仰望泰山的星空 / 柳萍	076
甘洛秘境中的清溪古道 / 刘建春	080
母亲的炊烟 / 叶剑秀	083
桃花红，梨花白 / 徐迅	086
听懂戏曲时，已是戏中人 / 王洁	088
唐枣记 / 刘益善	090
史河之夏 / 胡亚才	093
大海从来不悲伤 / 顾晓蕊	098
“无我”之约 / 施立松	102
送行 / 赵汀生	105
梅花开在古城墙 / 周玉娴	107
神秘的换鼓 / 林延军	110
送电影 / 周亚鹰	113
1510 室的露台 / 何红梅	117
南糯山的声音 / 爱松	120
赶花的人 / 冯敏生	124
干妈树 / 一尘	127
柿园路 / 刘紫剑	132
厚塆 / 柏川	135
黄叶地 / 胡容尔	139
快看，树在奔跑 / 冷冰	143
千年遗梦武夷山 / 张庆和	147

书卷多情似故人 / 魏荣冰	150
节气里的秋天 / 李娟	153
疗养 / 聂虹影	158
榆英飞 / 刘汉斌	160
生命之歌 / 洪波	165
迷路的孩子 / 罗南	170
小桥留下一个梦 / 齐欣	174
一个思念春天的城市 / 孤岛	177
但见九江送流水 / 杨振零	180
长忆汉关总是情 / 赵克红	185
母亲和一座城 / 肖建国	188
尘世成都 / 高艳	192
举家之重 / 赖赛飞	196
拾秋叶的小羊 / 熊西平	199
若无闲事挂心头 / 王震	202
三哥与我 / 旷胡兰	207
寻访张爱玲 / 张向前	212
山那头的深处 / 林汉筠	216
伏俟城里的大人物 / 龙仁青	220
怀念狗尾巴草 / 郁溪	225
活成一棵树 / 李翔宇	229
我的路 / 阿微木依萝	232
一帘刘海儿 / 王小丫	237
在南京东路寻找一个地标 / 陈富强	240
回报 / 杨梅莹	244

娘的脚 / 杨文学	247
情系黔西南 / 叶晓燕	250
“纯儒循吏” 陈星聚 / 包广杰	253
历史深处的泾川 / 杨海蒂	257
两代民族情 / 尹汉胤	262
天涯去不还 / 王雁翎	266
土命乡亲 / 余继聪	270
珍惜苦难的馈赠 / 顾伯冲	273

# 人在路上

徐 刚

只要一出门，便会看见人来人往，老人与孩子，男人和女人，都以各种姿态行走。这是一道永恒的、移动的风景。

人流最为壮观的时刻是在中国春节前，几亿人的流动，几亿人的奔波，几亿人分别从空中、陆路回家，爷爷奶奶、父亲母亲、儿子女儿正翘首等候着的那个家。天寒地冻、山高水远也挡不住的人伦孝悌之情啊！想起自己在北大做工农兵学员时，漫长的暑假总在学校度过，寒假前母亲会让侄儿写信叫我回家过年，并寄来二十元路费。风雪兼程啊，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到上海，然后赶到吴淞坐船，我总是站在船头的栏杆旁，任风吹浪打，大口地呼吸着湿润的空气，崇明岛像水墨画似的渐渐清晰了，三声汽笛过后，船停靠在码头上。下船了，在四面八方涌来的乡音中，坐公共汽车到庙镇，然后步行二十多里地，到家了，母亲正坐在家门口等我呢……

往事如风，记不清自己是怎么学会走路的，却清晰地记得儿时与小伙伴们在田埂上的追逐嬉戏。清明后，油菜花开得越发茂盛，大片的金黄，大块的芬芳，从清早太阳刚升起时便有蜜蜂飞来，我们随着出早工的乡邻下地了。大约那是人的天性吧，爱花爱美，乳子亦然。我们在田埂上走着，花比人高，便小心翼翼地揪着油菜梗把小鼻子凑到花跟前，稍稍吸气，那芳香便吸进脑子里了，有一点眩晕。片刻，太阳升高了，花香更浓烈了，大群的蜜蜂们在油菜地上起起落落，花枝乱颤，“嗡嗡”声响成一片。我们一边看花闻香一边追着蜜蜂跑，从一块油菜地跑到另一块油菜地。蜜蜂们开始警觉了，它们把所有的油菜花，以及金色、芳香、带蜜的花都视为己有，于是开始反击，把我们几个顽童当作入侵者紧追不舍。吃过蜜蜂蜇人的苦头，我们落荒而逃……那是我记忆中少小时最快乐的奔跑与落荒，念念不忘的当然还有那一路的花香，老



来想起稍有自得：倘无儿时积聚于心灵的芬芳，哪能在暮年笔下仍偶尔吐出丝缕余香呢？

可是我在几个师父面前却不敢称老，袁鹰、李希凡、姜德明几位先生均高寿九十多或近九十岁了，老来多病不良于行，我们曾经的一年几次的相聚、自费吃喝不可持续了。大个儿李希凡视力几近失明，坐在沙发上或在客厅的空间中挪着小步，袁鹰要靠助步器在屋子里艰难移动，姜德明小心翼翼地走着碎步感叹，到楼下取报纸也力不从心了……先生们更多的时间是坐在书房里，在旧书和往事中沉思。想起了梅特林克的话：“在思索的瞬间，我们才真实地活着，沉思是我们生命中唯一敏锐的瞬间。”

袁鹰和姜德明的住处是在相望的两幢五层楼中，均无电梯。我看望过袁鹰，下三楼便去对面的二楼找老姜。姜先生总是谦和地站在门口，我依例问候过姜太太便与先生去书房小坐闲聊。先生近来好说北京新闻学校的往事，这是1949年以后第一所培养高级新闻人才的学校，校长范长江，副校长陈翰伯。适逢抗美援朝，同学们纷纷报名参军参战，最后批准的是男生唐书杰、女生陈明仙。送别晚会奔放热烈，充满了青春气息，有人朗诵西蒙诺夫的诗——“等着我吧，我会回来的”，更多同学为入朝者在笔记本上签名留言。在陈明仙的本子上，姜德明不假思索，挥笔写道：“亲爱的明仙……”后来，唐书杰在往前线运送弹药的路上牺牲了，陈明仙回国后并无联系。姜德明不无感慨：“人生就是在路上，回想也是在路上。”20世纪80年代某年夏日，在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一次度假中，姜德明恰与陈明仙相遇。“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”时离别，历经战火硝烟重重磨难，他们又见面了，在夕阳西下的大连的海滩上。两个老同学自然会想起唐书杰，一个学新闻的战士，一个在朝鲜战场的冰天雪地中跋涉，翻山越岭血染沙场的战士……“都是诗啊！”那血染的诗句，没有留在纸上，却铭刻在朝鲜战场的冰雪中了——倘若在阳光下化去便滋润荒山野地，便长出野草，便开出小红花，抚慰这一块伤痕斑驳的异国的土地。

姜德明念念不忘的另一个同学是郁飞，郁达夫的儿子。同学们纷纷报名入朝参战，唯独郁飞没有报名。有同学提出要批判他，副校长陈翰伯不同意：“本来就是自愿的，郁飞有什么错？不能批！”毕业后郁飞分配到《新疆日报》，每次出差到北京都要和姜德明小聚，说新疆好，乌鲁木齐离天山不远，“每次去天山都会想起‘慢慢走，欣赏啊’这句

名言。尤其是冬天，青松披雪山涧奔流冰川在望，走多少路也不觉得累。”后来，郁飞不知为什么成了右派，还进了监牢，爱妻被离婚，儿子判给了妻子。一无所有了，郁飞便在监牢里翻译外国文学。郁飞平反后到处打听消息要找前妻，老姜和朋友们劝他别找了，以免双方尴尬，郁飞说：“我就去看一眼，足矣！”终于在西安与前妻相见，都老了都还健在，互道珍重：“好好活着！”郁飞走了，找他儿子去了。儿子在一个工地上开大卡车，他陪儿子跑了一个星期的工地，又走了，找女朋友去了。结婚典礼上，郁飞与夫人如年轻人一样相偕相扶携手而行，现场掌声雷动，鸣响的祝福久久不息。郁飞走了那么多不寻常的路，他又走上了新婚之路。

人生的多少细节，包括少不更事、行走江湖、悲欢离合、艰难困苦、青灯黄卷……串联起这一切的，便是自己的路。看似在同一条路上行走，其实每个人都在走不同的路。众生的路又连接起了各有特色的众生相，于是有诗、有故事、有语言“像花朵一样对着天空开放”（海德格尔语）——人在路上。我们的一生是用走路完成的，我们在泰山之巅体会“一览众山小”，我们在大漠深处感悟着沙子神奇的细微，我们从干渴之地走到江河之滨，江河啊，谁说我身上的血管不是你们最小的支脉呢？路是一种诗意的延展，生命的延展，也是风景的延展。

不要说大西北的沙漠戈壁胡杨林了，不要说江南小桥流水杨柳岸了，就在我住的小区，夏日傍晚，被梧桐树叶切割成小块碎点的阳光洒在步行道上，散步的人们不约而至，有的健步，有的拄拐，有的跛行。那互相搀扶着漫步的老两口一辈子在青藏高原修路护路，“行行重行行，道路阻且长”，他们曾经翻越崎岖大山，曾经跋涉浩瀚沙海。而更多的是普通的职工。他们走到了今天，在夕照下悠然散步稍得宽裕。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，我们会相互问好相互叮嘱：“慢慢走啊，小心摔倒。”这个时候也是我和小区各种开花的不开花的，高大的矮小的草木，如梧桐、杨柳、碧桃、玉兰、马齿苋、紫云英、蒲公英相望相伴的时候。记得去年玉兰如盏，梧桐夜雨，在腊月的寒风中依然飘荡的却是如丝垂柳。在四季往复中，我们参与了对方的生命，一起走过了酷暑和冬季，在永恒与短暂之间，得到的不仅是慰藉，还有启迪：让回想和沉思充满了爱，我们就能和孩提时代、青春年少的岁月不时相遇，于是会多一点天真烂漫。想起了姜德明先生所言：“都是诗啊！”

更何况还有孩子们，学步的孩子跌跌撞撞，稍大一点的脚踏“风火

轮”，飞快地来回穿梭。他们正在现代的色彩中度过童年，他们的欢笑使这个小区变得鲜活年轻，他们已经在路上了，他们的欢声笑语中似有纪伯伦的声音：“用希望拥抱未来！”

## 远眺华不注

李一鸣

济南北，历城界，黄河南，一山奇崛，名曰华不注。

尽管我在济南度过几年大学时光，很惭愧，对华不注知之甚晚。甚至在毕业那年听孔孚老师讲课之前，未之闻也。

那天下午，师大中文系名家讲堂开讲，讲座人：孔孚。

正是夏天，阳光透过悬窗，满室可见光中的细尘。先生仙风道骨，左手挥写板书如行云流水，右袖空空如也，那份洒脱与从容，让人至今铭怀。

那次讲座中，先生以曲阜乡音吟诵了他的几首诗，深远渺然。其中最为得意的一首是《飞雪中远眺华不注》：

它是孤独的  
在铅色的穹庐之下  
几十亿年  
仍是一个骨朵  
雪落着  
看！  
它在使劲开

华不注，山名取自《诗经·小雅·棠棣》，诗曰：“棠棣之华，鄂不韡韡”。“华”同“花”，“鄂不”即“萼跗”，亦即花蒂。山名“华不注”，俗名花骨朵。

多年以来，每每忆起那首短诗，就为先生的诗意奇思讶然，宏旷的时间，苍远的空间，尽在寥寥数笔之间。铅色穹庐大雪纷落的背景中，华不注山就像一个含苞的花骨朵，它在使劲开。巨大的动感与画面感扑

面而来，逶迤跌宕。华不注，一个天地间经年的花骨朵，第一次开放在心神之内。而先生赋予此山“孤独”的蕴意，“使劲开”的意象，或正于隐秘间道出华不注的精神指向。

记得刘大櫟曾言：“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。”这样的简，无疑是一种诗文之化境，而孔孚先生的华不注诗，不正是深得此简之妙处？那是简约之丰腴、至简之尽境。

是的，那山是孤独的。它曾经开放过、灿烂过。

酈道元的《水经注》对它曾不吝赞美：“单椒秀泽，不连丘陵以自高，虎牙桀立，孤峰特拔以刺天，青岸翠发，望同点黛。”可以想见，在华北平原广阔旷野中，视野所及，一马平川，蓦地，视线被一嶙绝孤峙的存在所挡，一座孤峰拔地而起，如一支青椒向天，似一颗虎牙凌霄，若一弯翠黛蹙聚，这才引得年轻的地理学家惊叹赞美，诉诸笔端。

那年，李太白器宇轩昂，飘然而至齐鲁，别后给文学史留下名篇《昔我游齐都》：“昔我游齐都，登华不注峰。兹山何秀俊，绿翠如芙蓉。萧飒古仙人，了知是赤松。借予一白鹿，自挟两青龙。含笑凌倒景，欣然愿相从。”诗仙酣游山东一回，华不注怎样的场景，激起了诗人的浪漫诗思？骑白鹿，挟青龙，够奇幻，够威风。

李太白的神思自是苍龙入穹无从追证，留下的华不注诗却因而有了仙意奇思。被赋予灵魂的华不注不仅化入诗词经典，而且进入了名画宝藏。

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幅赵孟頫的《鹊华秋色图》。打开卷幅，但见画面一片辽阔的绚烂：树木繁盛，房舍掩映，河流蜿蜒，渔舟往复，在远处，再远处，更高处，有两山遥相对应，左山方圆，右峰高耸，分外醒目。整幅画作为金黄色笼盖，景物高低错落，疏密有致，用笔则书画相长，枯润相契。细品此画，高逸名士之风，散逸文人之气，好山好水、半渔半樵的隐逸之心，呼之欲出。

画中之山是何方名山？且看赵孟的题跋：

公谨父齐人也，余通守齐州，罢官归来，为公谨说齐之山川，独华不注最知名，见于左氏，而其状又峻峭特立，有足奇者，乃为作此图。其东则鹊山也。命之曰鹊华秋色云。

原来赵孟頫仕元后，曾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三年有余。跋中齐州

即济南历城也。他罢官回到故乡浙江湖州后，欣逢祖籍济南的老友、词人周密（字公谨），禁不住向他叙说济南山水之奇。而这周密，一生并未到过济南，却对祖籍充满深情，竟自号为华不注山人，足见其情志。赵孟頫的介绍更加激起周密对故里的向往，乃敦请赵孟頫作画一抒心怀。于是便有了这幅名画的诞生。画中左山是鹊山，右手那座平地而起、奇绝峻拔者，即是华不注。“云雾润蒸华不注，波涛声震大明湖。”想来华不注不仅入画，而且伴着历城三年多的记忆，也常常入赵孟頫的梦吧。

去年夏天，因一机缘回到济南。

车过历城，得以于多年后远眺华不注。浩浩平原之上，华不注峰孤峻秀，一派昂然大气。据考证，汉代中期，黄河改道由利津一带入海，造成支流灌注，济水泛滥，华不注周围形成湖泊。至唐称莲水湖，其时稻溪迴还，芦荡轻摇，水村渔舍，仿若江南，远望华不注，恰如水中含苞欲放的一枝荷花。到了金代，元好问曾到济南一咏华不注“华山正是碧芙蓉，湖水湖光玉不如”，可见山湖相映之美。元中期，王恽客居济南，留给后世一篇《游华不注记》，文中描绘了华不注一带的山水盛景。至明朝，亢思谦写《续游华不注峰记》时，欲抵山下已须舍舟而乘。到了清代，全祖望游华不注，周围已是莽然田舍。后康有为来登华不注，大赞“南京钟山紫金峰，北京翠微山、煤山，扬州的七星山，苏州的横山……然山水之美皆不如华不注也”，但华不注周围早已不复昔日山光水色，“含笑凌倒景”的情景只能在古诗中寻找矣！

沧海桑田，岁月悠悠，华不注兀兀独立。

华不注是“忠文化”的见证者。据《左传》记载，鲁成公二年，齐晋两国交战，齐顷公亲率大军在“鞞”与晋军决战。齐顷公自信满满，声称“灭此而朝食”，甚至未给战马披挂铠甲就参战，结果，“齐师败绩”，齐顷公被晋军追逼，“三周华不注”。危急关头，大臣逢丑父果断与之更衣换位，并佯命其到山脚的华泉取水，齐顷公方免罹难。以此，丑父冒着生命危险忠心救主的事迹载入典籍。名列唐宋八大家的大文学家曾巩来游时，挥就一首《华不注山》：“高标特起青云近，壮士三周战气酣。丑父遗忠无处问，空余一掬野泉甘。”为丑父事迹不被彰显而愤愤不平。清代赵执信来到华不注，也深深缅怀丑父之人格：“欲寻丑父易位处，华泉之水今独清。”

华不注山下，也曾掩埋着另一个高贵的灵魂。

元邵显祖《重修费公闵子祠记》中记载，闵子骞最早葬于华不注山下。如果说逢丑父树立了忠的典范，闵子骞则书写了孝的传说。

小时候，就常常听妈妈讲起鞭打芦花的故事。闵子骞十岁时，母亲去世，其父续弦。继母冬天做冬衣，给自己亲生的儿子棉衣絮的是棉花，给闵子骞冬衣里装的是芦花，棉花看着薄其实暖，芦花貌似厚却难挡寒。某日，子骞和弟弟随父乘车出门探亲，途中突然风雪大作，弟弟眉开眼笑赏景为乐，子骞则蜷坐一团瑟瑟发抖。其父疑其作状，恨其不争，怒用鞭打，袄烂花飞，其父这才明了真相，立即赶车返家，愤然休妻。子骞跪求父亲：“母在一子寒，母去三子单。留下高堂母，全家得团圆。”小时听完故事，一是恨骞父糊涂粗暴，二是担忧自己以后万一有了继母的命运，而对闵子骞的行为却很不理解。如今思之，与其说子骞因孝道而闻名，毋宁说是他的宽厚与善良感动了世人。

一忠一孝，让这座山有了人的温度。

岁月如风斯年远去，华不注不语，默默矗立在齐鲁大地的烈阳里。

其实，山水最终是活在文化里，活在人的情感里。

我的心中，正扬起一场大雪，雪中的华不注，苍然盛放。

# 津津有味的地方

——宁津纪行

高洪波

六年前走过山东宁津，吃过特产长官包子、大柳面和保店驴肉，看过技艺超群的杂技和口技表演，甚至被一位大厨在气球上切黄瓜丝的绝技折服，由此认定，宁津是个讲究口福的地方，说“津津有味”当不为过。

其实宁津的五金也很出色，尤其是健身器材和电梯为地方财政贡献很大，此外宁津还是中国实木家具之乡、工艺毯之乡，但在世人或者说是我的印象中，宁津的出名缘于一种小昆虫蚰蚰儿，又名蟋蟀，故号称“中华蟋蟀第一县”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，昆虫学家吴继传编过两本小书，一本是华文出版社的《中国斗蟋》，另一本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《中国宁津蟋蟀志》，让宁津蟋蟀名声大振。山东另一个带宁字的地区也产名虫，这个地方叫宁阳。宁阳属泰安，宁津属德州，容易弄混。但在宁津可绝对混淆不了，因为在几年前开馆的宁津蟋蟀文博馆（这应该是全国乃至全世界唯一一个以蟋蟀为主题的文博馆）里，我看到了一副蟋蟀扑克牌，54张扑克中当然全是各种名虫的英姿，大王是宁津产的紫红头，小王则是宁阳的蟋蟀。由此可见二宁名虫，宁津打头是当之无愧的。这副扑克牌市面上见不到也买不到，是一位玩家捐赠的。我甚至在文博馆还见到不少奇品：譬如“蟋王醇”品牌的白酒，山东蟋王白酒集团产的“蟋王特曲”，这些酒当年肯定让不少虫迷痛饮过，给予他们斗蟋蟀之外微醺或酩酊的乐趣。

除了酒和扑克，文博馆最多的就是琳琅满目的蚰蚰罐和蟋蟀标本，什么“陶然五虎将”，什么“黄麻头”，什么“紫壳白牙”，以栩栩如生的姿态进行不朽的展示，更妙的是我见到一个“天下第一”大蟋蟀斗



盆，直径 1.15 米，高 0.58 米，重 175 公斤，由朴树棠夫妇（来自吉林的陶艺家）历时四个月烧制成功，我首次看到这么巨大的蟋蟀斗盆，觉得拿来斗鸡都富裕。

文博馆中我还看到长幅巨画《百将图》，将一百只蟋蟀绘成不同姿态，画家显然是地道的虫迷。吴继传先生留下两幅字也悬诸在壁，一幅是“中华蟋蟀第一县”，一幅是“宁津蟋蟀甲天下”，前一幅落款时间在 1991 年，正是他编著《中国宁津蟋蟀志》的前后，在这本书前言中吴继传写道：“中国蟋蟀文化，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，是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中国特有的文化生活，是中国的一门科学，也是中国的艺术。中国的蟋蟀文化主要发源于中国的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。南方以江、浙、苏、杭、上海为代表；北方以京、津、河北、与山东为代表，而真正的蟋蟀名产地，则以山东齐鲁大平原而闻名于全中国，齐鲁有蟋蟀王国之雅称，而宁津则又是蟋蟀王国王冠上宝石。因宁津特有的地理位置，土壤种类和生态条件，以及相应气候因素，常年籽粒品种特性的遗传，使宁津得天独厚，所产的蟋蟀兼具南北虫的优点而集中于一身。宁津种的蟋蟀有南方蟋蟀的优点，即个头大，头大、项大、腿大、皮色好，又有北方干旱区虫的体质、顽强的斗性、耐力、受口和凶悍，真有咬死不败的烈性，故近年来全国蟋蟀大赛中，宁津蟋蟀多次获冠军。历史上宁津蟋蟀闻名北方，为历代帝王斗蟋的进贡名产地，故有宁津雌蟋斗慈禧的民间故事传说。”

说完了宁津蟋蟀源流后，吴继传兴冲冲地写道：“中国斗蟋之风近千年来经久不衰，历史上多少名人、诗人、大文学家、书画家，都编下了关于蟋蟀的诗、词、歌、赋以及精辟论述，多少斗蟋轶事，流风遗韵，至今使人相信怡养蟋蟀是一种正当健康的文化生活，是一种高尚娱乐，关键在于正确引导，怡养蟋蟀对生活与工作应该是一种鼓舞与促进，应严禁用蟋蟀赌博。古人云：‘天下顺治在于民富，天下和静在于民乐。’今日斗蟋之风为盛世景象，说明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。”

我之所以抄录下吴继传写于 1991 年间的论述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了他对宁津和宁津蟋蟀的一往情深，这一往情深的重要标志就是去年在北京逝世的吴继传留下遗言，把骨灰埋在了宁津这块盛产名虫的热土上，昆虫学者的这份挚念，引发了我深深的感慨，这真是“津津有味”的宁津知音啊！

中国蟋蟀文化的确源远流长，王世襄先生写过一篇散文《秋虫六